

有血有肉的语言

[法] 蒙 田/著
梁宗岱 黄建华/译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血有肉的语言 / (法) 蒙田著 ; 梁宗岱、黄建华译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 2003.1
(西方哲理思考 · 思辨 · 思索译丛)
ISBN 7-80108-716-X

. 有 蒙... 梁... 黄... . 随笔
- 作品集 - 法国 - 现代 .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02117 号

西方哲理思考 · 思辨 · 思索译丛——有血有肉的语言

著 者 [法]蒙田
译 者 梁宗岱 黄建华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话 68214971 传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毫米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0千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716-X/I · 82

定价 : 16.00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 序

有的作家留下鸿篇巨制，以其等身的著作而闻名于世；有的则只写了一两本书，却令后世的读者永不忘怀。蒙田就是个“一本书”的作家。他留给我们的是一部貌似寻常而却是不同凡俗的著作。

记得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便见到宗岱师不时抱着一大摞手稿边吟哦边修改。他连下乡劳动都携带着这一大叠书纸。我好奇地询问，才知道那便是《蒙田试笔》的译稿。我们正期待这部蒙田全译本的问世，谁料刮来了“史无前例”的风暴，梁家被吹得七零八落，《试笔》的译稿也只剩下残页片片。后来宗岱师大概也曾整理过，现在留存的都属原书的第一卷，而且不是依次译下来的，也可以说是个选译本的手稿。不过，如果就这样出版，就会显得残缺不全，因为其中原书第二、第三卷的内容连半段也没有。编辑部约我再选择一些，以便辑成一本较能反映蒙田作品面貌的集子。我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执笔的。宗岱师生前的译品数量不算多，却以其质量负有盛名。我虽身为弟子，而且曾与他共事多年，但生性驽钝，未得真传，续译起来难保不成“狗尾续貂”。再者，蒙田的散文集，卷帙浩繁，要作出恰当的选择，亦非易事。幸好我手头上不但有蒙田散文的全集，而且还拥有多种由法国文学史家

所编订的蒙田选本，于是我手执全集，同时参照各选本，来个选中之选，三四万字也就这样勉为其难地译成了。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梁译与拙译两部分从文笔到处理方法都不完全统一。比方，梁译的专名多半自拟，但附有原文，可供读者查照；拙译的专名均依从目前的定译，并尽可能附加注释，方便读者了解其人其事。梁译部分选自第一卷，以译全章的居多，但间有删节，标题悉照原章的标题；拙译部分大都出自二、三卷，但也偶有取自第一卷中宗岱师未选择而我以为是重要的段落，标题原为法国的选家所加，每段基本有一个中心。

蒙田的散文内容驳杂纷繁，往往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枝蔓丛生；章题也常常与本章的内容不大相干，仿佛是作者漫不经心信笔写就似的。法国文学史家编选蒙田随笔时，一般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依照原书各卷各章的顺序，依次选出，于各段之首冠以小标题，提示每段的内容；二是打乱原书的次序，将内容上彼此稍有关系的段落编排在一起，分别加上概括每个部分的总标题，又于每段之首冠以小标题。本选译本是在梁译的基础上续译而成的，师长遗稿的安排次序，理应尊重，但考虑到第二、第三卷的章数较少（第一卷共五十七章，好些篇章较短，第二、三卷加起来才五十章，其中第三卷只十三章），如果依次选译全章，由于篇幅所限，势必无法反映蒙田的一些重要观念，因此拙译部分采取了选择其中重要段落，然后重新加以编排的办法。《随笔》的内容虽然庞杂，但概括起来无非涉及三个方面：（1）作者所感觉的自我；（2）他所体会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3）他所理解的现实世

界。我就按这三个方面由近及远地大致定了个先后次序，多少仿效法国选家的编排方式。这也是和梁译部分的不同之处。

写译序或译后记的人往往对原作者及其作品介绍一番。本来我也打算这样做的。到执笔的时候我放弃这种想法了。蒙田作为16世纪后半叶的法国散文大家，他的名字在我国不算陌生，如果我仅用寥寥几笔去叙述他的生卒年月及生平大事，写了等于不写。因为《简明社会科学辞典》、《辞海》等书已有所说明，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介绍总会比我要写的详尽得多，读者径直去参考上述的工具书便可以了，我何必为此再花笔墨？但如果要展开阐述，一则篇幅不许，二则我自己缺乏研究，驾驭不了这个庞大的主题。我们知道，蒙田的散文，主要是哲学随笔，因此作者有“思想家”之誉。国内介绍蒙田的学者往往将“思想家”放于“散文家”之前。蒙田的随笔先后写了近20年，作者不断修订，思想也不断发展。加之他的行文飘忽无定，变化多采，要为作品内容理出个详尽的脉络，谈何容易。我只好请读者亲自去读译文，细细品味其中的丰富含义了。虽然这只是个选本，但我相信它还是能反映出蒙田作品的全貌来的。

本集子1987年曾用《蒙田随笔》的书名在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第一版，出版后反应良好，其中《热爱生命》一篇被选进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语文教科书（初中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再出，订正了个别误笔，改写了译者序言，增补了译文多篇，另换上了《有血有肉的语言》的书名。这新书名也许

正反映了蒙田本人的随笔特点。

“经过大作家的操笔和运用，语言的价值大大提高了。他们赋予语言新的生命，而不只是将它搓搓捏捏、使之有力一点、用法多样化而已。大作家不在乎去创造新词，而是致力丰富自己所用的词语，使其含义和用法更有份量、更加深刻。”

写“前言”，或“后记”的人也往往附上一句“由于水平不高，请读者批评指正”的谦辞。就我自己来说，功力不深，译笔平庸，这句话我是从心底里要说的。然而，本选集的前半部是宗岱师的译笔，他是我国有数的著名翻译家之一，我怎么能替他说“水平不高”之类的话呢？我还是不置一词，听任读者去判断吧。

黄建华

2003年元月于广外大

西方哲理思考 · 思辨 · 思索译丛



译 序 黄建华 / 1

第一部分 / 梁宗岱译 1

论不同的方法可以收同样的效果 / 3

论悲哀 / 7

论灵魂缺乏真正对象时把情感寄托在
假定对象上 / 11

论闲逸 / 14

论说诳 / 16

论辩才的急慢 / 20

论预兆 / 22

论善恶之辨大抵系于我们的意识 / 27

论恐怖 / 51

论死后才能断定我们的幸福 / 54

论哲学即是学死 /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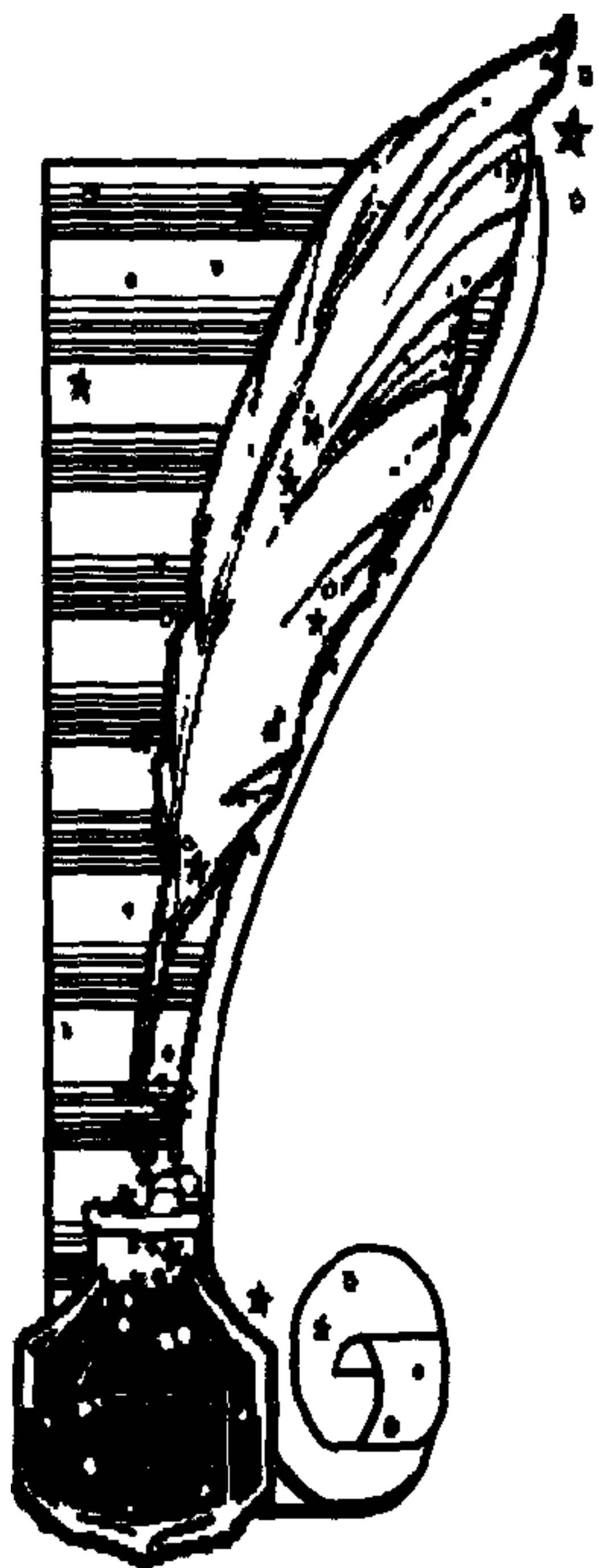
论想像的力量 / 79

论隐逸 / 93

论教育 / 107

论凭我们的见识来评定真假之狂妄 / 123	
论友谊 / 128	
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 146	
第二部分 / 黄建华译	161
热爱生命 / 163	
易变无常 / 164	
要生活得写意 / 166	
多少回我成非我 / 167	
病重 / 169	
死之经验 / 171	
友谊的奥秘 / 175	
我的书房 / 176	
我当市长 / 178	
介入抑或弃权 / 180	
描绘人 / 182	
人体之重要 / 183	
人之常规 / 186	
丑恶的灵魂 / 187	
守旧表现其外，自由思想其中 / 189	
自命不凡的虚妄 / 191	
众师之师	
——人类的无知 / 192	
尽情享受生活之乐趣 / 194	
我谴责教育上的一切体罚 / 196	

人——可怜的“怪物” / 197
法律 / 200
新旧世界 / 202
有血有肉的语言 / 204
诗之自由随意 / 206
谈三种交往 / 209
运气 / 226
及时卸套 / 227
万物各有其时 / 229
谈年龄 / 231
谈情爱 / 233
父慈子爱 / 236
告读者 / 239



第一 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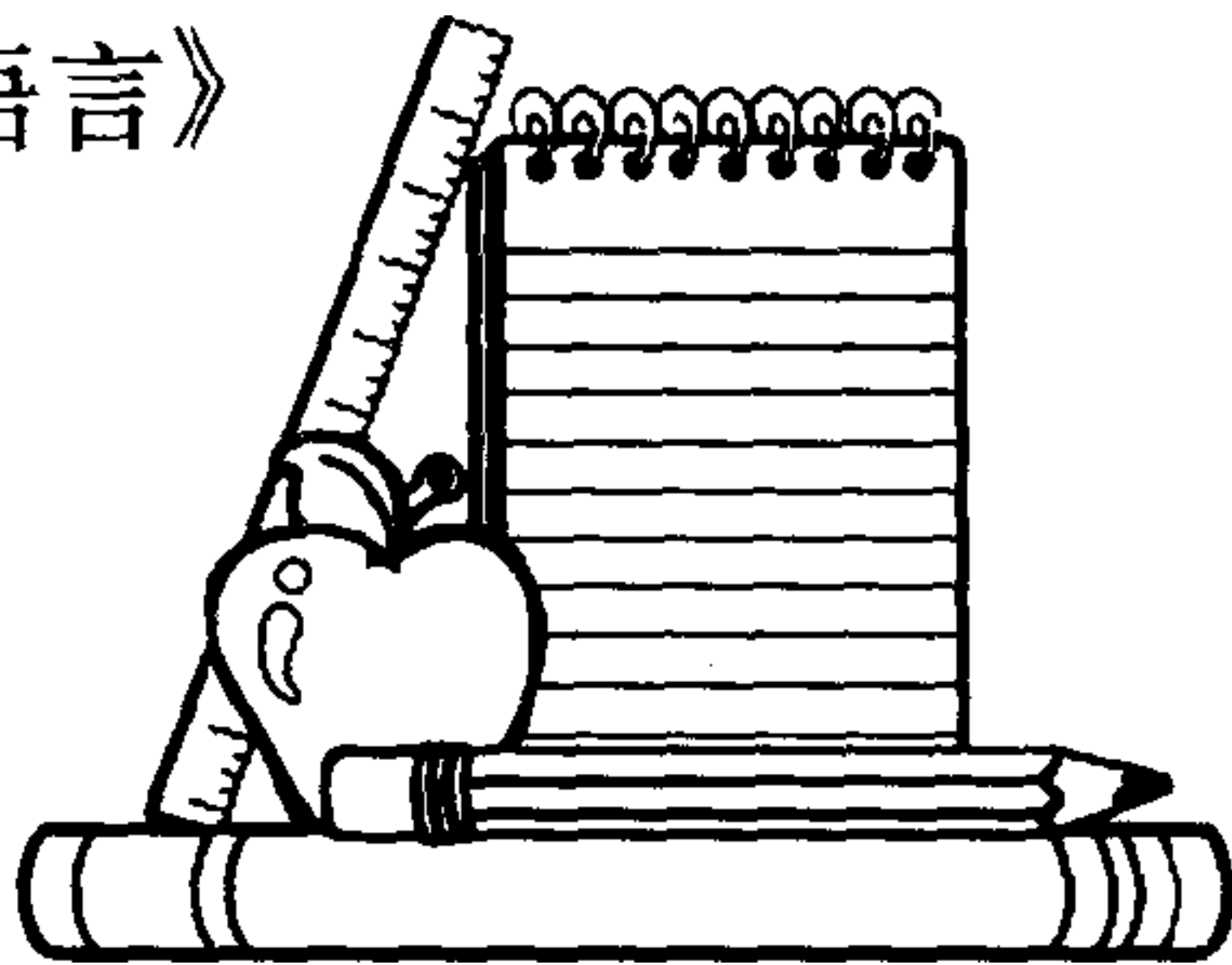
梁宗岱
译

西方哲理

思考 · 思辨 · 思索

译丛

《有血有肉的语言》



论不同的方法可以 收同样的效果

当我们所冒犯的人，手操我们的生死权可以任意报复时，最普通的感化他们的方法自然是投降，以引动他们的怜恤和悲悯。可是相反的方法，勇敢与刚毅，有时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曾经长期统治我们的纪因（Guienne）的哥勒（Galles）太子爱德华（Edward），他的禀赋和遭遇都具有许多显赫的伟大德性。有一次受了利谟先人（Limousins）很大的冒犯，他以武力取其城，肆意屠杀，那些刀斧手下的老百姓及妇人孺子们的号啕、跪拜与哀求都不能令他罢手。直至他走到城中心，遥见三个法国士人毫不畏怯地抵抗那胜利之师的进攻。对于这意外勇敢的钦羨及尊敬，立刻挫折了他那盛怒的锋芒，于是，为了这三个人，他赦宥了全城的居民。

埃皮尔（Epire）的太子士干特柏格（Scanderberch）尾随着他手下一个兵士，要把他杀掉。这兵士用恳恳哀求与乞怜去平息他的怒气，终于毅然在尽头处握住利剑等他。他的主人见他能够下这么一个可敬的决心，马上息怒，宽赦了他的罪。那些不识太子超凡的英勇与膂力

的人或可以对这榜样有旁的解释。

康拉德（Conrad）皇三世围攻巴威尔（Bavieres）的格尔夫（Guelphe）公爵，无论人给他怎样卑鄙怯懦的满足都不肯和解，只许那些同公爵一起被围的士大夫的夫人们出城，以保存她们的贞节，并且任她们把所能随身带走的东西都带出去。她们一个个从容不迫地把她们的丈夫、儿子甚至公爵驮在背上。康拉德皇被这种女性的勇气感动得竟欢喜地哭了起来，解除了他对于公爵的怨恨及仇雠，从那时起，便以人道对待公爵及其子民了。

这两种方法都很容易感动我，因为我的心对于慈悲及怜悯是不可思议地软，软到这般程度。据我的意见，恻隐心感动我比尊敬心来得更自然，虽然那些苦行派的哲人把怜悯看做一种恶德；他们主张我们救济苦难中的人，却不许我们与其有同感。

我觉得上面所举的许多例子真是再好不过，因为我们看见这些灵魂被这两种方法轮流袭击与磨炼，对于一种兀不为动，却屈服于另一种。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因恻隐而动心的是温柔、驯良和软弱的标志，所以那些天性比较柔弱的，如妇人孺子及俗人比较容易受感动；至于那些轻蔑眼泪与哀求，单让步给那由于对勇敢的神圣影像而起尊敬心的，则是一颗倔强不挠的灵魂的标志，他们是崇尚那大丈夫的刚毅气概的。

不过对于比较狭隘的灵魂，钦羨与惊讶可以发生同

样的效力。试看梯比（thebain）的人民：他们指责他们俘虏的两个将军拒不交代他们的职务；不肯赦比罗披大（Pelopidas），因为他为他们的控告所屈服，只是祈求和哀诉，以图救护自己。反之，爱巴明那大（Epaminodas）理直气壮地缕述他任内所建立的功绩，傲岸而且骄矜地责备他的百姓，他们不独自发地为之喝彩，并且在对这位将军英勇的高声颂扬声中自行散去。

狄安尼虚士（Dionysius）第一，经过了长期与极端的困难才攻破瑞史（Rege）城，并且俘虏了那坚垒抗拒的守城将菲栋（Phyton）（一个极高尚的豪杰），决意给他一个残酷的报复以为戒。他首先对菲栋描述他前一天怎样把他儿子和亲戚溺死，菲栋只回答说他们比他早快活了一天；然后他又剥去菲栋的衣裳，把他交给刽子手，凶残而卑鄙地拖他游街，并且加以种种暴虐的侮辱。菲栋并不丧胆，反而毫不动容地高声追述他那宝贵的光荣的死因——为了不肯把他的乡土交给一个暴君。他们又用神灵快降的惩罚恐吓他。狄安尼虚士从他的兵士眼里看出这败将的放言以及对于他们领袖与胜利的藐视，不独不能使他们愤慨，并且使他们由对于这稀有英勇的惊讶而心软，而谋叛，差不多要将菲栋从他的卫队手里抢出来。于是下令停止这场酷刑，暗中遣人把他溺死在海里。

人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虚幻、飘忽多端的动物，

古希腊地名。

想在他身上树立一个有恒与划一的意见实在不容易。例如庞培（Pompeius），他非常怀恨马麦尔丁（Mamertins）城，可是单为了城内一个公民禅农（Zenon）情愿独自承担全城的罪过，以及替众人受刑的勇敢与豪气而赦免了全城。至于施拉（Sylla）的食客为秘鲁城显出同样的忠勇，却于己于人都一无所获。

更有与我先前所举的例子正好相反的：亚力山大，原是最勇敢同时又非常宽待他的仇敌的人，经过了无数的困难才攻破贾沙（Gaza）城，碰着守城将贝提（Betio），亚力山大曾在围城之际亲见这守城将的勇敢，他立了许多奇勋，现在虽然见弃于他的军队，武器寸断而且满身鲜血淋漓了，仍旧在他的马薛当纳（macedonien）的敌人重围中独自苦战。基于这场胜利的代价过高（除了种种的损失外，他自己还身受两伤），亚力山大对他的敌人说：“你将不能如愿而死，贝提，你得要尝尽种种为俘虏而设的痛苦。”贝提对此威吓只答以傲岸的镇定。亚力山大对他的骄傲与刚愎的缄默，气忿忿地说：“你曾屈膝没有？你曾发出哀求的声音没有？无论如何我都要克服你的缄默，即使我不能从你那里挖出一句话，至少也得要挖出一些呻吟。”于是由忿恨变成狂怒，他下令刺穿贝提的脚跟，把他系在牛车后面，任他四肢磔裂，生生曳死。

庞培（公元前106—48），即庞培大帝，罗马的将军与政治家。

施拉（公元前138—78），罗马独裁者。

是因为他太习于勇敢，觉得没有什么可惊羨，因而没有什么可宝贵的呢？还是他以为这是他个人特殊的长处，看见别人达到同样的高度不能不生妒忌与嫉恶呢？还是他的暴怒天然猛烈，不容抗拒呢？真的，如果他能制裁他的暴怒，我们相信他夺取梯比城之役已经这样做了。当他目睹许多勇士完全丧失了公共防御之后，一个个引颈就刎，不下六千人当中，没有一个肯逃避或乞怜，反而在街上到处找那胜利的敌人碰头，希求得到光荣的死；没有一个为了他的创伤而丧胆，无不趁着最后一口气去进行报复，用绝望的武器去找寻敌人的死以偿自身之死。可是这英勇的惨剧并不能软化亚力山大的心，整天的悠长也不足以消解他那报复的狂渴，这屠戮直至流尽了最后一滴可流的血才停止，只留下三万老弱妇孺及无武器的人做奴隶。

论悲哀

我是最能免除这种情感的人。我既不爱它，也不重视它，虽然大家差不多都无异议地另眼看待它。他们把它加在智慧、道德和良心的身上：多么古怪笨拙的装饰品！意大利人名之曰“恶意”，实在准确得多，因为那永远是一种有害的愚笨的品质。苦行派的哲学把它当

意大利文Tvistczaz包含“悲哀”及“恶意”二意。

做卑下与怯懦，禁止它的哲人怀有这种情感。

可是传记载埃及王皮山民尼困（Psammenitus）被波斯王干辟色（Cambibsez）大败和俘虏之后，看见他那被俘虏的女儿穿着婢女的服装汲水，他的朋友无不痛苦悲号，他却默不作声，双眼注视着地下；继而又看见他儿子被拉上断头台，他依然保持着同样的态度；可是一瞥见他的奴仆在俘虏群中被驱逐，就马上乱敲自己的头，显出万分的哀痛来。

这故事可以和最近我们一个王子的遭遇并提：他从达兰特（Tremte）得知他长兄的死耗，继而又得到他弟弟的死耗（这长兄是全家的依靠和光荣，弟弟又是阖家的第二希望），他都保持着十分的镇静。几天后一个仆人死去，他反而抑制不住，纵情痛哭呼号，以至见者无不以为只有这最后的摇撼才触着他的命根。事实是：当一个人已经充满了悲哀，最轻微的增添亦可冲破他的容忍的樊篱。这同样的解释也可以应用于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后半段：据说干辟色问皮山民尼图为什么他对于亲生儿女的命运兀不为动，却这般经不起他朋友的灾难时，他答道：只有这最后的忧伤能用眼泪发泄出来，起初两个是超出表现的力量以上的。

关于这层，我偶然想起一个古代画家的作品：他画依菲芝妮（Iphigenia）的牺牲，要按当时在座的人对于这无罪的美女的关系深浅来表现各人的哀感。当他画到死者的父亲时，已经用尽他的艺术的最后法宝了，只画他掩着双脸，仿佛没有什么形态能够表示这哀感的程度